

夢溪筆談卷第十三

沈括存中

權智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甬舊自井底用柏木爲榦上出井口自木榦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榦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小竅灑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

榦爲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鵲叫子嘗有病瘡者爲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鵲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獲申此亦可記也

莊子曰畜虎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爲誠言嘗有人善調山鵲使之聞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鵲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鵲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

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
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
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
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
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
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
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
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
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
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狄青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
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

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
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
內夕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
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
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矣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瑄
嗔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
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瑄曰牛羊
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瑄不荅
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瑄利牛羊而師
不整遽襲之瑄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

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
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
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
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
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
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
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
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
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予友人有任術者嘗爲延州臨真尉携家出宜
秋門是時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稠
人中馬驚茶忽墜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

指城門鴟尾市人莫測皆隨鞭所指望之
茶囊已碎于埃壤矣監司嘗使治地訟其
地多山嶮不可登由此數爲訟者所欺乃
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貰爾半爾
所有之地兩畝止供一畝恤不可欺欺則
盡覆入官矣民信之盡其所有供半旣而
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責之曰我戒
爾無得欺何爲見負今盡入爾田矣凡供
一畝者悉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犂得隱者
其權數多此類其爲人強毅恢廓亦一時
之豪也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麀一鹿同籠以問雋

何者是獐何者爲鹿雫實未識良久對曰
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
一偷亦善擊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
不相下曰見必與之決生死一日弓手者
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飲酒勢不可避
遂曳矛而鬪觀者如堵墻久之各未能進
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
汝敢與我尉馬前決生死乎偷曰諾弓手
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
曾遇強寇鬪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滿口忽
嚙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樞背後有一壯士

復與寇遇已先知巽水之事寇復用之水
繞出口牙已洞頸蓋已陳芻狗其機已泄
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爲害
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
雷簡夫爲縣令乃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
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也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
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
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給
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
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
壅遏山踊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
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
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
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
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
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
寇賊帥懷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
其窟穴青亦不從以為趨利乘勢入不測
之城必有大敗將軍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
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
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

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棊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瓦橋關北與遼人爲隣素無關河爲阻往歲天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渚水爲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汎舡置酒賞蓼花作蓼花吟數十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爲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諸淀慶曆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爲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濬皆以徐鮑沙唐等河叫猴鷄距五眼等泉爲之原東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并大河於是自

保州西北沉遠灤東盡滄州泥枯海口幾
八百里悉爲渚潦闕者有及六十里者至
今倚爲藩籬或謂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
入此殊不然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滹沱漳
水所淤方爲美田淤澱不至處悉是斥鹵
不可種藝異日惟是聚集遊民亂賊煮鹽
頗干鹽禁時爲寇盜自爲渚灤姦鹽遂少
而魚蟹菰葦之利人亦賴之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
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謂
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
城堞樓櫓甚盛浙帥携寮客觀之隱指却

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
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
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
以隱所見正當設于內耳蓋指宣卒將爲
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使徐綰
許再思挾宣卒爲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
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淳化中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其弟繼
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馳
至克胡度河入延福縣自鐵茄驛夜入綏
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州或以謂夏
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

石堡以觀賊勢繼隆以爲不然曰我兵旣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堡衆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爲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今謂之羅瓦城者是也熙寧中所治撫寧城乃撫寧舊城耳本道圖牒皆不載唯李繼隆西征記言之甚詳也

熙寧中党項母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別將林廣拒守虜圍不解廣使城兵皆

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
城乃易強弓勁弩叢射虜多死遂相擁而
潰

蘇州至昆山縣凡六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
病涉久欲爲長堤但蘇州皆澤國無處求
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葦芻藁
爲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爲一
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蘆葦中候乾則
以水車畎去兩牆之間舊水牆間六丈皆
土留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
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
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李允則守雄州北門外民居極多城中地窄欲
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恐其生事門外舊
有東嶽行宮允則以銀爲大香爐陳於廟
中故不設備一日銀爐爲盜所攘乃大出
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
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牆圍之其實展北
城也不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則今雄
州北關城是也大都軍中詐謀未必皆奇
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奇功時人有語
云用得着敵人休用不着自家羞斯言誠
然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

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羣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甚肅祭訖以帷圍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鍾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無墨評之遂承爲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

小說

熙寧中睢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